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Appointment With Death

死亡约会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郭茜 郭维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Appointment With Death

死亡约会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郭茜 郭维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6-2829

Agatha Christie

APPOINTMENT WITH DEATH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1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约会/(英)克里斯蒂著;郭茜,郭维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

ISBN 7-02-005658-X

I. 死… II. ①克… ②郭… ③郭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9470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
责任印制:董文权

死亡约会

Si Wang Yue Hui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郭茜 郭维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03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

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7-02-005658-X

定价 17.00 元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其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 50 年,共出版 70 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 Alibi 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 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 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 年,她以 85 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 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 年 5 月

第一部

第一章

“你的确清楚，必须得杀死她，对吧？”

这句话飘进宁静的夜空中，似乎在那儿悬浮了一会儿，然后在黑暗中飘向死海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手搁在窗钩上，呆了一会儿，然后，皱着眉头将窗子猛力关上，把有害的夜晚空气都关在了外面。赫尔克里·波洛从小受到的教育是：外面的空气最好是让它留在外面，而夜里的空气对健康尤为有害。

他拉好窗帘，走向床边，并对自己宽容地笑了笑。

“你的确清楚，必须得杀死她，对吧？”

对于赫尔克里·波洛——一个侦探——来说，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晚上无意中听到的这句话，可真够不寻常的。

“绝对没错，不论我上哪儿，总会有什么事情令我联想到犯罪！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他还在微笑着，想起了曾听说过的，小说家安东尼·特罗洛普的一个故事。特罗洛普那会儿正乘船横渡大西洋，无意中听到同船的两位乘客，在讨论他的某部长篇连载小说刚刚登出的一节。

“棒极了!”其中一个人声称,“只是他应该除掉那个讨厌的老妇人。”

小说家笑容满面地对他们说:

“先生们,非常感谢!我这就去除掉她!”

赫尔克里·波洛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引出了他刚刚无意中听到的那句话。合作写一部戏或一本书?可能吧。

他仍然微笑着,想道:“这句话或许哪天会想起来,并赋予更邪恶的意义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,在那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、神经质的紧张——某种强烈的精神压力造成的颤抖。一个男人的声音,或者是一个男孩的……

赫尔克里·波洛关掉床头灯时,心中想道:“下次听到那个声音时,我应该能听出来……”

雷蒙德·博因顿和卡罗尔·博因顿胳膊肘放在窗台上,头靠着头,凝视着外面蓝色的夜空。雷蒙德紧张地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话:“你的确清楚,必须得杀死她,对吧?”

卡罗尔·博因顿微微颤抖了一下,她声音低沉、嘶哑地说道:“太可怕了……”

“不会比现在这样更可怕!”

“我想不会……”

雷蒙德激动地说道: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——不能……我们得做什么……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……”

卡罗尔再说话时,她的声音毫无说服力,连她自己

清楚这一点，“如果我们能想法逃走呢——？”

“我们做不到。”他的声音空洞、毫无希望，“卡罗尔，你知道我们做不到。”

女孩战栗了一下，“我知道，雷——我知道。”

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短暂、痛苦的笑声。

“人们会说我们疯了——就连走出去都做不到——”

卡罗尔慢慢说道：“可能我们——是疯了！”

“我敢说是这样的。是的，我敢说我们是疯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很快就会……我想有些人会说我们已经疯了——在这儿冷静地计划着，蓄意要杀死我们自己的母亲。”

卡罗尔尖声说道：“她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！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

一阵沉默，然后，雷蒙德声音平静，就事论事地说道：“你确实同意了，卡罗尔？”

卡罗尔嗓音平稳地答道：“我想她是该死——是的……”

她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，“她疯了……我敢肯定她疯了……她——她要是正常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折磨我们。多少年来，我们一直在说：‘不能这样下去！’但情况一直如此！我们总在说：‘某个时候她会死的。’——但她还没有死！我想她是不会死的，除非——”

雷蒙德平静地接下去：“除非我们杀了她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

她攥紧了胸前搁在窗台上的双拳。

她哥哥继续以冷静、就事论事的语调说下去，只有一点轻微的颤抖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激动。

“你清楚为什么得由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来干，对吧？伦诺克斯有纳丁需要照料，我们也不可能让吉尼卷进这件事情中来。”

卡罗尔打了一个冷颤。

“可怜的吉尼……我真担心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情况已经相当糟了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得赶紧动手——赶在她出事之前。”

卡罗尔突然站了起来，将搭在前额上有点散乱的栗色头发拢在脑后。

“雷，”她说道，“你真的觉得该这样做吗？”

他回答时语调也是尽量不带感情色彩，“没错，我想这就像杀死一条疯狗——某样为害世间，必须加以阻止的东西。这是唯一能阻止她的办法。”

卡罗尔喃喃地说：“但是他们——他们还是会把我们送上电椅的……我是说，我们无法说清她是怎么样一个人……听起来会很荒谬……你知道，在一定的程度上，这全是我们心中的感受！”

雷蒙德说：“不会有人知道的，我已经有了一份计划。我把一切都想好了。我们会很安全的。”

卡罗尔突然将头转向他。

“雷——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——你变了。发生什么事情啦？……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一切的？”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发生什么事了呢?”

他将头扭向一边,凝视着外面的夜空。

“因为,的确有事发生了……雷,是因为火车上的那个女孩吗?”

“不是,当然不是。怎么会呢?噢,卡罗尔,别胡说八道了。让我们回到……到……”

“回到你的计划上。你确信这是一个——好计划吗?”

“是的,我想是的……当然我们得等待合适的机会,然后——一切顺利的话——我们就自由了——我们所有的人。”

“自由?”卡罗尔轻叹了一声,她仰望群星,突然放声大哭起来,浑身上下颤抖不已。

“卡罗尔,怎么了?”

她断断续续地啜泣道:“一切都这么可爱——夜色、蓝天、群星,如果我们能是其中一分子该多好……但愿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,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——这么古怪、扭曲,不正常。”

“但是我们会——正常的,只要她一死!”

“你确信如此?不会已经太晚了吧?我们会不会一直都像现在这样,古怪、与众不同?”

“不会,不会,不会。”

“我不知道——”

“卡罗尔,如果你不想——”

她将他伸过来安慰她的手臂推到一边。

“不，我和你站在一边——我绝对和你在一起。为了所有其他的人——尤其为了吉尼。我们必须拯救吉尼！”

雷蒙德沉默了一会儿。“那么——我们继续讨论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好！我来告诉你我的计划……”

他低下头，凑近她的耳边。

第二章

医学硕士萨拉·金小姐，坐在耶路撒冷“所罗门”旅馆写字间的桌子旁，无聊地翻看着一些报纸和杂志。她双眉紧皱，看起来正陷入沉思之中。

从大厅走进房间的高个子中年法国男人观察她有一会儿了，然后，慢慢走到桌子对面。他们的视线相遇了，萨拉微微一笑，以示她认出了这个人。她记得在她旅行离开开罗，找不着搬运夫时，这个人曾过来帮忙，替她拎过一只箱子。

“你喜欢耶路撒冷吗？”在他们互致问候以后，杰勒德大夫问道。

“在某些意义上，这个城市怪可怕的，”萨拉说，随后又加了一句，“宗教非常古怪！”

这个法国人看起来觉得很有趣。

“我清楚你的意思。”他说的英语几近完美，“能够想象得出的，各种教派争吵、打斗。”

“还有他们建立的那些可怕的东西！”萨拉说。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

萨拉叹了口气。

“今天，他们把我从一个地方赶了出来，就因为我穿了一件无袖的衣服，”她懊恼地说。“显然，上帝虽然造

了我的双臂,却不喜欢看到它们。”

杰勒德大夫笑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我想要点咖啡,你也来点吗?对了,你是——?”

“金。萨拉·金。”

“我是——请允许我……”他抽出一张名片。萨拉接过名片一看,又高兴又敬畏,一双眼睛都瞪圆了。

“西奥多·杰勒德大夫?噢!见到您真是令人太激动了。当然,我读过您所有的医学论文。您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看法,真是既可怕又有趣。”

“你读过我的论文?”杰勒德双眉上扬,困惑不解地问道。

萨拉不太自信地解释道:

“您知道——我自己也准备做医生。刚拿到医学硕士学位。”

“哦,明白了。”

杰勒德大夫要了咖啡,他们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。法国人对萨拉医学方面的成就,还不如对她从前额向后梳、如波浪般起伏的黑发和她形状优美、色泽红润的嘴唇更感兴趣。看到她肃然起敬的样子,他不禁暗自好笑。

“你在这儿呆的时间长吗?”他试图寻找话题。

“就呆几天,然后我就去佩得拉。”

“啊哈!要是花时间不多的话,我也正考虑去看看呢。你知道,十四日我得回到巴黎。”

“我估计要花一个星期。两天去,在那儿玩上两天,

然后两天回。”

“我早上得去趟旅行社，看他们能不能给安排一下。”

一群人走进休息室，坐了下来。萨拉颇感兴趣地看了他们一会儿，然后，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刚刚进来的那些人，你那天晚上在火车上注意到他们了吗？他们和我们同一天离开的开罗。”

杰勒德大夫戴上一枚单片眼镜，视线落在屋子对过的那群人身上。“那些美国人？”

萨拉点点头。

“是的。一家美国人。但是，我感觉是挺不寻常的一家人。”

“不寻常？怎么个不寻常法？”

“噢，看看他们，尤其是那个老妇人。”

杰勒德大夫照办了。他敏锐的职业目光迅速地从一张脸扫到另一张脸上。

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高个、瘦弱的男人，年龄大约三十岁；他看上去讨人喜欢但不健康，而且他的举止似乎带点奇怪的病态。然后，是两个漂亮的年轻人。那男孩的头型极像希腊人。“他也有毛病。”杰勒德大夫心中暗忖，“是的，绝对是处于神经质的紧张状态。”那女孩显然是他妹妹，两人看起来非常相像，她也处于一种容易激动的状态。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女孩，金发像一圈光环一样笼罩在她的头顶上，双手一刻不停地撕扯着放在腿上的方巾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女人，年轻、冷静，深色的头发，肌

肤有如凝脂一般，有一张极像圣母马利亚那样温和宁静的脸。她看上去可没有一丝紧张不安。然后是这群人的中心——“老天！”杰勒德大夫以法国人惯有的率直，厌恶地想到，“这女人看上去可真够恐怖的！”衰老、鼓胀、臃肿，像一尊扭曲变形的老佛像，一动不动地坐在他们中间，宛如盘踞在网中央的一只大蜘蛛！

他对萨拉说：“那位妈妈^①，她长得可不漂亮，呃？”说着还耸了耸肩。

“她身上有种相当——不祥的东西，你感觉到了吗？”萨拉问道。

杰勒德大夫又仔细端详了她一会儿，这次是以职业的眼光，而非审美的眼光。

“浮肿，心脏病。”他娴熟地加上一个个医学用语。

“哦，是的，这都没错！”萨拉对医学方面的判断不感兴趣。

“但是您没发觉他们对她的态度，有些古怪吗？”

“您认识他们？”

“他们姓博因顿。母亲、结了婚的儿子、儿媳、小儿子，还有两个女儿。”

杰勒德大夫咕哝道：“博因顿家庭看世界。”

“是的。但是，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有点古怪。他们从不与其他任何人说话。那老妇人不开口的话，他们中没

① ② 原文均为法文。

有一个人敢做任何事!”

“她是母系氏族一家之主的典型。”杰勒德若有所思地说道。

“我倒觉得她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。”萨拉说。

杰勒德大夫耸耸肩，评论说美国妇女统治着整个地球——这是尽人皆知的事。

“是的，但不只如此。”萨拉坚持道，“她已经——噢，她已经把他们都彻底驯服了，都绝对受她控制。这简直——简直太可耻了!”

“女人权力太多真是糟糕。”杰勒德附和道，神情突然严肃起来，摇了摇头。

“女人很难不滥用权力。”

他偷偷瞥了萨拉一眼。她正看着博因顿一家——或者准确点应该说：正凝视着这一家的某一个成员。杰勒德大夫脸上露出法国人特有的那种心领神会的一笑。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对吧？

他试探性地嘟哝了一句：“你和他们说过话吧？”

“是的。至少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话。”

“那个年轻人——小儿子？”

“对，在从坎塔拉来这儿的火车上。他站在过道里，我找他说过话。”

她对生活的态度可以说是毫无忸怩之处。她对人性感兴趣。生性虽不是很有耐心，但却非常友好。

“你怎么会想到找他说话的？”杰勒德问道。

萨拉耸耸肩。

“没什么不行的呀！我旅行时经常找人聊天。我对人感兴趣——对他们做什么、想什么，感受如何感兴趣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把他们置于显微镜下观察。”

“我想你可以这么说。”女孩承认道。

“这一次你的印象如何呢？”

“嗯，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相当古怪。开始的时候，那男孩的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。”

“这很奇怪吗？”杰勒德干巴巴地问道。

萨拉笑了起来。

“你是说，他把我当成了不知羞耻地和他套近乎的妓女吗？哦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想他不是那样想的。男人总是能看出普通女人与妓女的不同之处的，对吧？”

她以坦率的目光征询杰勒德大夫的看法，后者点了点头。

“我有一种感觉，”萨拉说道，语调缓慢，眉头微皱，“他是……我该怎么说呢？既激动又恐慌。异乎寻常的激动，同时又是令人好笑的恐慌。现在你发现有些古怪之处了吧？因为我一向认为美国人特别沉着冷静。比方说，一个二十岁的美国男孩，要比一个同样年龄的英国男孩的社会阅历丰富得多，也能干得多。而这个男孩应该已经过了二十岁。”

“我得说，他大概有二十三、四岁。”

“那么大了吗？”

“我想应该有。”

“是的……可能您是对的……只是，不知道怎么回